

# 民国时期的爱情

萧红 陆小曼 宋庆龄 许广平

张兆和 阮玲玉 蒋碧微

张爱玲 杨绛 庐隐

石评梅……

十一封情书，十一幕大戏，

写完了最好的和最坏的爱情。

那些年，那些人，只是「不问值不值得」。

「要是我们两人一同在雨夜里做梦，那境

界是如何不同，或者一同在雨夜里失眠，

那也是何等的有味。」

颜西 著

新世界出版社



# 民国时期的爱情

颜西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民国时期的爱情/颜西著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3. 3

ISBN 978 - 7 - 5104 - 4107 - 3

I. ①民… II. ①颜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43928 号

## 民国时期的爱情

---

作 者: 颜 西

责任编辑: 邓 婧

装帧设计: 主语设计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(100037)

发行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编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网址: 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 - press. com>

版权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[frank@nwp.com.cn](mailto:frank@nwp.com.cn)

印 刷: 三河市骏杰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 × 1230 1/32

字 数: 150 千字 印 张: 7.875

版 次: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104 - 4107 - 3

定 价: 32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638

《倾城之恋》里，白流苏与范柳原，遇到香港倾覆，才硬是在一堵断壁颓垣下幡然悔悟——一切都不可靠了，唯一可靠的也只有“脖子上的这口气”，还有“身边的这个人”。单凭那一瞬，就足以让他们结了婚，搭伙过上个十年八年……这当真是一个令人忧伤的场景。红尘中可怜的男男女女，似乎唯有在生死攸关的紧要时刻，才能抛掉一切“执念”，参到几分爱的真谛，生出点真心。也难怪，古往今来，一向如此。我们这个时代尤其没有罗曼蒂克。

承平盛世，人如蝼蚁，每天忙着为房子、车子、票子、孩子兢兢业业，写不出什么传奇。我们时代的爱多是“爱的临摹”，看电影、送花、买房子、拍婚纱，周年的时候组织一次旅行，冒个不危险的“险”，然后又回到庸常的生活中，细细碎碎，一不小心便被时间埋没，成为历史的分母。是我们不想爱吗？未必。可伟大的爱情，需要伟大的痛苦陪衬，爱得精彩，

实在是天时地利的成全。

民国偏偏就是这样的—个异数。民国是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的，旧的打破，新的未起，混乱之中，历史的经纬交错，一不小心找到了爱情的坐标；民国是“蓬门今始为君开”的，女人们走出家庭，拆掉小脚，与男人们相遇，—爱起来，劲头尤其鲜活、生猛。和民国的爱情比，我们都是僵硬的木偶，演不出绝妙的戏剧。

民国时期的爱情，“不惜工本”。宋清如与朱生豪恋爱，慢煮慢熬，硬是恋爱了十年，光是写信就写了九年，真正过夫妻生活，只有两年。朱生豪英年早逝，宋清如独守孤灯。短暂相聚，—生相许，宋清如的后半生，只做着两件事，出版朱的译稿和照顾他们的孩子。无独有偶，在徐志摩去世后，风华绝代的陆小曼也是半生素衣，矢志不渝地出版徐志摩全集（尽管没有成功），过着深居简出的日子。时光催老了红颜，只有誓言，不曾毁改。就连最特立独行的张爱玲，也在两段恋爱中交付自我，哪怕第一任丈夫是汉奸，第二任丈夫是病老头，她都全情投入，从尘埃里开出花来。

民国时期的爱情，亦幻亦真。阮玲玉追求爱，误会爱，错失爱，也葬身于爱。爱是她的解药，也是她的毒药。在电影世界，她是彪炳的女王；在爱情世界，她则成了女仆。女作家萧红，爱得卑微又亮烈，但她的几段恋爱，都是爱与伤害并存。她英年早逝，爱到尽头，覆水难收，镜花水月，独自体会。石评梅和庐隐都是爱得太迟，—个死于伤心，—个死于难产。蒋碧微年纪轻轻跟着徐悲鸿私奔出来，却没想到—场留学，几段

情缘，兄弟之间，朋友之间，爱得最终也不完全。

民国时期的爱情，明朗深沉。许广平爱上鲁迅，一起迁居上海，奋斗十年，她放弃了自我追求，成全了一个“民族魂”鲁迅。是她让不敢爱的鲁迅喊出了“我可以爱”。张兆和是沈从文的灵感源泉，他们之间曲曲折折的情感交结，铸成了一首诗。杨绛与钱钟书，则以一种自我克制的精神，潜气内转，成就了知识分子婚姻的神话。付出与索取，在爱情的光环下，也变得别具深味。

“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”。二十出头的张爱玲，在恋爱的时候，忽然迸发出这么一句，石破天惊，冷不丁道出了爱情的真相。天玄地黄，宇宙洪荒，爱情这个东西，本身就应该有些超脱的意味，它一不能吃，二不能用，说白了只是自己的一种感受，几分想象。想从爱里找到一点“实惠”的人，终究要么得不到爱，要么得到的不是爱。这本《民国时期的爱情》书写的恋爱故事，或惆怅，或哀伤，或旖旎，或凄凉，但归根到底，它的可贵之处，也恰恰因为这些爱，都是“不问值不值得”。

当爱情遭遇民国，就好像红梅月影浮暗香，尤显得顾细清瘦，滋味悠长，爱也爱得那么有“气质”。书里写到的“十一幕”爱情大戏，无不以爱为信仰。乱世烽火，国破家亡，历史的潮涌激荡向前，一不小心也冲刷掉了一些现代人执迷的“浮皮”，进而看到了爱情最初的面目——时代是仓促的，一切都是不可靠的，于是，在那说不清道不明的浮沉里，也似乎只有“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”，才能给人以安慰。儿女之情，格外香浓。爱情，和革命一样，都是飞扬的，一并成为民国男女的图

腾。是呵，有爱何惧走天涯，无爱此生不为家。有时候，能傻傻地做一个爱的信徒，也很好。

伊 北

癸巳年元宵节

北京寓所

（伊北，青年作家，著有《爱恨都已倾城》《你若盛开 清风自来：那些人路过的林徽因》《北京浮生记》等）

《传奇》的封面上，张爱玲画出了她心目中的民国摩登女子的剪影：细腰旖旎，卷发倚窗，转头打量屋内盘头端坐的清朝女子。清朝女子如同年画般工笔细描，老日子的旧物什自有姿态；摩登女子灰影憧憧，却更为打眼，探身张望的同时像是时时准备跃出纸面。摩登女子不以正面示人，看到了什么，想到了什么，似乎也不那么不言而喻。隔窗望人，也是先有“隔”才有了这“望”，接了“传奇”这一题名，这一番打量暧昧丛生。从古跃今，宾主不辨，谁是传奇，实在难分胜负。

看着散文集封面上混沌难辨的民国女子，一个问题不禁升起，究竟那段被称为“民国”的历史空间生长出什么样的女子？什么样的传奇？以至于让我们今天回望起来既可以一往寄托又必须矚神提气。当我们习惯性地把旗袍短袄、纸醉金迷或是蓝襟白褂想象成民国说一不二的风情时，低头一看，这风情背后竟有身家性命的担当。

1946年张爱玲结集《传奇》的时候，阮玲玉已经从银幕上



消失了十一年。当演完最后一部也是她唯一一部有声电影《新女性》之后，她用死亡再次为这个题目做了注脚。女人的故事，从古至今都和爱情的故事互为表里，精彩和桎梏同归一处，哪怕再是“摩登”。“新女性”这顶帽子，不仅让人在银幕上笑怒嗔痴，也要肉身杀生成仁。年仅二十五岁的阮玲玉走上了银幕而走不出情障。面对“新”给女性刷上的一道道金漆，银幕上的佳人无能为力，只能自戕以明志。这样戏剧化的陨落，依旧划不出议题的句点。

同年，中国文坛出现了一部以“萧红”为笔名的小说——《生死场》。张迺莹化名为萧红，和萧军从哈尔滨途经大连青岛来到上海。以笔为生的生活让他们东奔西荡食不果腹，然而小说中的悲天悯地自成节奏，气息浑然。置身沪上亭子间的“萧红”用女性视角回望东北黑土大地，直面生死大问，把“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”的老故事讲得平静又惊心动魄，讲述妇孺面对莫名命运的旋生旋灭，鲁迅对此的赞赏是“力透纸背”。可惜，文字中的世界俯首即来，女作家的颠沛流离却并未就此终结。一生困顿，屡屡被置身于厌倦与别离，她的爱情永远像男人世界里的一盏泪烛，纵使想点燃漫漫长夜，最终也不过是徒耗了一生的能量。七年后离世时，只是不甘，不甘。

银幕的世界，文字的世界，符号重重，忙着为女性演绎着存活于世的意义，但都取代不了她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境遇。同样早逝的才女还有石评梅和庐隐。前者上演五四版的梁山伯与祝英台，杜鹃啼血般写作，后者把每次恋爱都当成精神的起义。

以文著世，发散性情，往往绑定着命运多舛，这虽未必是定式，却反复上演。这颠倒众生的传奇除此之外，可有静水深流的版本？

面对民国，面对民国的女性传奇，我们确实还可以找到很多种读法，或从人，或从事，或从言。从女性的角度，勾勒人物，排铺事件，对历史穿针引线，重返言论现场，特有一番探险的意味。我们通过女性的故事对民国探险，民国女性的精神历程对她们自己而言也有火中取栗的分量。

寄望“岁月静好”的张爱玲实为民国女子的后辈。在她出生的1920年，蒋碧微已经和徐悲鸿私奔三年，那时，热恋的艺术家还没有成为日后的怨偶。蒋家为了掩盖消息，向外谎称女儿病逝，棺材里压着石块，正儿八经地举办蒋碧微的葬礼。这样荒唐的举动，既是蒋家的无奈之举，也是当时人对待婚恋态度的真实反映。其实，对蒋碧微而言，这已是万幸。

在此不久前的1913年，上海浦东一所女校的校长周静娟由于未经父母之名，媒妁之言，自作主张与一位男同事结婚，被其议员父亲哄诱归家推入江中溺亡。一时舆论哗然，上海滩华洋同处，自命开化，“男女平权”“婚姻自由”是沪上多年舆论热题，悲剧发生之后，人们才警然发现，想要理想的呼吁和实际状况相符路阻且长，民初时的人心向背还远不似后人想象的宽容。多少女子以自己的人生为成本，上演悲剧闹剧或正剧，换取后来女子选择的可能和路径。之后的杨绛和钱钟书、宋清如和朱生豪、张兆和与沈从文皆是以长时间的鸿雁传书使得“自由恋爱”合情合理。这些细水长流的故事，各有担当，各成佳话。

民国掐头去尾三十年，天也翻过，地也覆过，一浪接一浪的观念革新洗刷人心，重塑个体，更重塑女性。当老帝国不尴不尬进入现代时，既要立说，又要立人，性别议题从未离开过历史当事人的眼鼻口心。自晚清便开始被奋力争取的言说权利和生活自由，到了女性这里，生长出了层出不穷的政见、文艺

和学潮。现代女性的灵魂被给予了自谋出路的自由，灵魂自由的代价离不了灵魂的翻腾煎熬、浴火重生。这种被历史选择的境遇，将她们置身于超越性别本身的诸多议题，比如革命，比如战乱，比如国族，比如家园……与此同时，从这一系列民国女子的传奇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她们同样在选择历史，选择立身处世的方式，选择投入生活的态度，选择自身成为传奇的可能。

“民国”作为常热常新的议题，终有因由。其浮出历史地表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，各现代类“民国想象”夹杂着“民国言说”在共和国上空翻腾多姿，二三十年来徘徊成虚实互生的文化景观。说它是景观，并非指点其虚而不实，乃特指其蔚为大观：文化名人的重新发掘，文化价值的重新定位，家国山河在影视剧里改编演绎。“民国”矿藏丰富，让我们和它互为血肉。爱恨婉转的民国日常生活、硝烟暗起的民国政局谍战，成为当代人的精神资源和度量当下生活的潜在价值标尺，这也正是我们逃脱不开的“隔窗看人”。民国的风景不是端然出现在我们面前的，它是这个民族的重要历史阶段。“没有民国，何来共和国”的说法确非虚张。身处古今中西的十字路口的民国人物，面对的机遇与挑战，格局与困境，激昂与虚妄，奋进与苟且，皆具体而深刻，众多议题留待今日尚未完全解决。从这一点出发，我们真的离不开“民国”，重写也好，续写也好，真心诚意必有价值。

让“民国”再飞一会儿吧。

刘 佳

写于2013年伊始

美国德克萨斯 奥斯汀

(刘佳，民国文化研究学者，文学博士，旅居美国奥斯汀)

# 目录

第一幕	宋清如：这里安眠着一个古怪孤独的孩子……	1
第二幕	张兆和：在诗人的诗里老去……	21
第三幕	许广平：「你这一匹害马」……	41
第四幕	张爱玲：金沙金粉里的幻影……	71
第五幕	庐隐：以飞溅的热血作歌……	91
第六幕	石评梅：我只合独葬荒丘……	111
第七幕	萧红：我怎敢渡过这样的大海……	129
第八幕	陆小曼：我用半生素衣来偿你……	151
第九幕	蒋碧微：私奔的女子……	177
第十幕	阮玲玉：贪一点儿女爱换满心哀……	205
第十一幕	杨绛：留人间一次圆满……	221

## 第一幕

宋清如：这里安眠着一个古怪孤独的孩子



要是我们两人一同在雨夜里做梦，那境界是如何不同，或者一同在雨夜里失眠，那也就是何等的有味。

——朱生豪

战火纷飞，避世乡间，虽可保命，但是离乱心态，家人三餐仍然愁煞诗人夫妇。他却在这个时候拿起笔翻译《莎士比亚戏剧全集》，就像当初追求她时的那样不管不顾。他诗情横溢，却渊默若处子，只在最好的年纪把最美的话都送给她。他们相恋十年，但婚后一年，他就因顽疾不愈匆匆离世。剩下的大半生，宋清如守着永远残缺的世界，为他整理遗稿，似乎生命都在他的时候过完了，只是用余生等待最后的重逢。

阿姐：

不许你再叫我朱先生，否则我要从字典上查出世界上最肉麻的称呼来称呼你。特此警告。

你的来信如同续命汤一样，今天我算是活转来了，但明天我又要死去四分之一，后天又将成为半死半活的状态，再后天死去四分之三，再后天死去八分之七……等等，直至你再来信。如果你一直不来信，我也不会完全死完，第六天死去十六分之十五，第七天死去三十二分之三十一，第八天死去六十四分之六十三，如是等等，我的算学好不好？

我不知道你和你的老朋友四年不见面，比之我和你四月不见面哪个更长远些。有人想赶译高尔基全集，以作一笔投机生意，要我拉集五六个朋友来动手，我一个都想不出。捧热屁岂不也很无聊？你会不会翻译？创作有时因无材料或思想枯竭而无从产生，为练习写

作起见，翻译是很有助于文字的技术的。假如你的英文不过于糟，不妨自己随便试试。我不知道世上有没有比我们更没办法的人？

我前身大概是林和靖的妻子，因为你自命为宋梅。这名字我一点不喜欢，你的名字清如最好了，字面又干净，笔画又疏朗，音节又好，此外的都不好。清如这两个字无论如何写总是很好看，像澄字的形状就像个青蛙一样。青树则显出文字学的智识不够，因为如树两字是无论如何不能谐音的。

人们走路姿势，大可欣赏，有一位先生走起路来身子直僵僵，屁股凸起；有一位先生下脚很重，走一步路全身肉都震动；有一位先生两手反绑，脸孔朝天，皮鞋的历笃落，像是幽灵行走；有一位先生缩颈弯背，像要向前俯跌的样子；有的横冲直撞，有的摇摇摆摆，有的自得其乐；有一位女士歪着头，把身体一扭一扭地扭了过去，似乎不是用脚走的样子。

再说。

朱一日  
(朱生豪写给宋清如)



最好我们逃到一个荒岛上去。我希望死在夕阳中，凝望着你的出神的脸。

——朱生豪

知道宋清如是因为朱生豪，多年前看《朱生豪情书》，抄下许多话，后来再看到宋清如的照片，果然人如其名，不惊艳，眉间自有淡然清丽，想起朱生豪说，我爱宋清如，风流天下闻。红颜不爱酒，秀颊易生氛。

一直以为宋清如寡淡冷情，一个女子不爱梳妆，说穿着华服是自轻自贱；不信姻缘，当掉全部嫁妆只为继续求学；喜欢自由，厌恶应酬和排场。但宋清如真有诗才，当时《现代》杂志的主编施蛰存说，她一诗一句，如琼枝照眼，才能绝不下冰心。

但这么个冷情女子，偏是在一次诗会上遇到她一生难平的情事。她当时带了一首《宝塔诗》参加之江大学的诗社。新诗还不流行的年代，众人读了面面相觑，唯有一人向她微笑，后来他写诗给她：“楚楚身裁可可名，当年意多亦纵横，同学伴侣呼才子，落笔文华绚不群。招落月，呼停云，秋山朗似女儿身。不须耳鬓常厮伴，一笑低头竟已倾。”

北方有佳人，绝世而独立，大约那时面前的宋清如就是如此。他微微一笑，她一笑低头，淡淡的暖暖的眼神越过人群，